



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后，国内很多人都对“复关”有了更为紧迫的期待，因为这样可以利用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，来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。

这一阶段，中国入世遇到了另一个大难题，就是国内对开放市场深深的顾虑。当时大多数人都觉得国内的产业非常薄弱，所以需要保护。

当时顾虑最深的是两个行业。一是汽车，因为我们的汽车企业刚刚起来，担心受到的冲击太大；二是农业，我们的农业一直比较弱，而美欧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。

但实际上，就像花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成长起来，很多事情，包括产业，越保护越弱小，越开放发展得越快。比如最先开放的家电产业，包括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，发展得非常快，不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制造规模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

事实上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。

“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上半年，国内一系列改革的动作是非常大的，比如金融体制改革、税制改革以及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等，这些改革为排除入世谈判的障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”1992年开始参与入世谈判的霍建国回忆，“这一阶段是边谈边改的过程，我们在前方谈判，然后带回来问题，国内再研究能不能作出一些对标式、达标式的改革，使我管理体制基本符合多边规则。”

1994年，在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前一年，中国

已经非常接近“复关”的目标。但由于美国等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、蓄意阻挠、漫天要价，中国“复关”未果。

1995年1月1日，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，中国“复关”谈判，转为“入世”谈判，开始与世贸组织成员逐一进行拉锯式的双边谈判，过程跌宕起伏。

其中，中美谈判进行了多达25轮，前前后后经历6年，受中美关系影响，几度中断又几度重启。

“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，在当时WTO中起着决定性作用，同时，它也是对中国要价最高、内容最多的WTO成员。如果美国能谈下来，基本上大局可定。”石广生回忆。

1999年11月10日，中美迎来了第25轮谈判，谈判持续了6天6夜，异常艰苦，最后仍剩下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，谈判陷入僵局。

据龙永图回忆，当时谈判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战，这时候甚至有

些人开始做秀。比如11月14日，美国代表团突然离开了谈判桌，说他们第二天早上就要打道回府，就要回华盛顿了，他们机票已经订了，还希望我们在机场上能够给他们一些方便。

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得知后，要求中国代表团立刻找到美国代表团。他说，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，即便是谈判失败了，也需要有一个交代，对媒体，对民众，对世界有一个交代。

11月15日上午9点30分，朱镕基总理出现在外经贸部，亲自上场谈判。面对美国人抛出的前3个问题，朱镕基都说“我同意”。龙永图着急了，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国务院没授权”。没想到朱总理一拍桌子，说：“龙永图，你不要再递条子了。”

当美方抛出第4个小时时，朱镕基总理说：“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，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。”

下图：2020年10月27日，中国制造特斯拉Model 3首次出口欧洲，销往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瑞士等国家。

